

雷鸣探案系列小说

中国的
《福尔摩斯探案》

蜜月杀机

翼浦 著

使人堕落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
权力是最永恒最活跃的。

——阿尔顿

大众文艺出版社

雷鸣探案系列小说

蜜月杀机

翼浦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月杀机/翼浦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5

(雷鸣探案)

ISBN 7-80171-278-1

I. 蜜…

II. 翼…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180 号

密月杀机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288 千字 插页 2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5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80171-278-1/I·206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翼浦

自序

一个多世纪以来，侦探小说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吸引着世界上的亿万读者，经久不衰。

中外侦探小说作家中，不少都有自己全力刻画的中心人物，如福尔摩斯、波洛、梅格雷、罗宾、霍桑等，其作品大多形成颇具规模的系列。《雷鸣探案》就是斗胆地步着名家之后尘而创作出来的。

《雷鸣探案》系列小说均为第一人称写法，以“雷鸣”（我）为中心人物，意在塑造一个当代中国“智能型”、“侦探型”刑事侦查员的艺术形象。

《雷鸣探案》是“小说”，不是侦探故事，因为它十分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也不属于公安文学，因为它并不着力于警察自身生活的描述；与纪实之作也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充分运用了“虚构”和“塑造”等艺术创作手段，竭力反映基于生活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

《雷鸣探案》力求情节曲折迷离，最大限度地增强悬疑性，做到案情真相在意料之外而酿成犯罪的动机则在情理之中；同时，它力求真实深刻地再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刻画出不同阶层人们的时代心态，着力挖掘各类犯罪深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

《雷鸣探案》追求的不是新闻性、轰动性、时效性，而是持久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翼浦

人物名单

雷 鸣——男，20 多岁，刑警侦查员，即“我”

麦 鸥——女，20 多岁，助手、搭档

王 川——男，30 多岁，痕迹检验师

龙 翎——女，30 多岁，法医

队 长——男，40 多岁，刑侦队长

白 玉——女，20 多岁，专职内勤

庞 龙——男，20 多岁，队友

尹大麓——男，20 多岁，队友

盛 昊——男，30 多岁，队友

童 心——女，20 多岁，恋人

目 录

诱捕	1
祸满五福楼	25
蜜月杀机	80
饕餮情缘	116
暮年之祸	158
圣诞夜的追踪	185
泡沫生活	286
刑侦处长和他的女儿	312

诱捕

1

大款、总裁、阔少，我冒充过；司机、秘书、导游，我“扮演”过，这一类角色在这次行动中是用不上的。一身又脏又旧的牛仔装，一双磨得满是白茬儿的黑盖儿鞋，胡子已经有一个礼拜没刮，头发嘛，倒还算干净，只是被我故意拨弄一番，满是蓬乱不堪的邋遢模样，我就是扮成这么一副流浪街头的无赖相踏进青龙镇的。

事情起因于一桩严重的涉外案件。早点名的时候，队长当众宣布了这事：马来西亚豪威尔建筑材料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到京北盛产花岗岩的青龙镇去采买石材，看样品、谈意向，花了足有两个多小时，正式签订合同之后，中方举行了便宴招待。酒足饭饱之后即将离开，这位总裁的司机跑到停车场去备车，突然发现用车没了踪影。那是一辆瑞典“萨伯-斯堪尼亚公司”出产的“Saab-9000I”。因为这种车在中国大陆很少见，那位司机向中国警方提供了十分详尽的技术资料：车是银灰色的，97 马力，最大时速每小时 192 公里，外形尺寸以毫米计算是 4620×1760×1430。副总裁说，他是花费 1 万 2 千英镑从香港“大东车行”买来的。

据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材料，做这样的大案肯定是对青龙镇环境非常熟悉的，盗车人很可能就是青龙镇的人，因为青龙镇



较为封闭，从外面来的人大都是采买石材的，来去匆匆。再说，不久前那儿也曾发生过一起“面包”车失盗案件，一直也没侦破，从作案时间和作案方式来看，两次十分相似，很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

“丢‘萨伯’是什么时候的事？”庞龙问。

队长说：“在半个月前……”

“喔？怎么到如今才来报案？”队长刚说半句，脾气火爆的庞龙就上了火儿，“难道他们不着急？”

“报案倒是很及时，当地派出所查了好几天也没寻到个线索，没办法，只能层层上报，辗转了几次，才转到咱们市里来。”

“要咱们去代替派出所干活儿？”盛昊颇有不满。

“不，是去协助工作，”队长这才把任务说明确，“是明查还是暗访，由咱们拿主意，请大家商量商量……”

2

“慢，”内勤小姐白玉拦住队长，“我这儿也有个情况正要向各位汇报呢。”

白玉打开录音机，播放了早晨刚刚接到的一个求助电话，是位男士从青龙镇打来的。

“昨天晚上，我儿子下班回家，走到兴隆大街东头的时候看见一辆‘子弹头’，第一次见，他觉得新鲜，挺好奇，就趴到窗口儿朝里面看，谁想，突然从身后窜出两个便衣警察，一下把他按住，逮走了，一去就是1个多钟头。请问首长，青龙镇的警察这样随便逮人，市里是不是应该管一管？”

白玉问对方：“为什么要拘捕您儿子？”

答：“因为我儿子在车窗外面趴得时间长了些，怀疑他想偷那辆汽车。”

问：“怎么又把他放啦？”

“没证据嘛，”对方答，“我儿子刚刚 19 岁，从小受着良好的教育，单纯得很，哪有那样的邪心？”

问：“您要求我们做什么？”

答：“管管青龙镇的警察呗，警告一下，不许他们再胡乱逮人，能向我儿子赔个礼更好。”

问：“请您儿子听电话可以吗？”

答：“不，他不在家。”

问：“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

答：“叫焦林，在兴隆大街上的美味面馆上班。”

最后，告状人大发起牢骚来：“请原谅，我得说几句多余的话。我们邻居都说，天下警察是一家，向警察告警察，还不是自找苦头？我就不服这个理儿，不就是个小小的镇派出所吗？比他们大的官儿多着呢，一级管一级，找杠杠多、星星多的大官儿，能管不了他们？现在全国都在搞廉政建设，我就不信没有申冤的地方。”

他的牢骚终于发完，白玉小姐这才按下关闭键。

盛昊发表着见解：“青龙镇派出所恐怕是急得没了主意，要不干吗乱抓人？看来，在当地的名声也不大好。”

庞龙忙响应：“要我看，咱最好甩开派出所，独立行动，来个暗查暗访。”

的确，警察乱捕无辜的人可不是件小事。告状人说得没错儿，目前，配合着全国广泛开展的“倡廉”、“纠风”工作，我们公安部门也在大力整顿“警风”，青龙镇的警察这样干，绝不能不究。



“咱也得理解人家派出所的难处，丢了那样一辆价值几十万的轿车，警方压力小得了吗？”内勤白玉小姐为青龙镇的同行打抱不平，“破案心急，出点儿失误难免。”

队长问我：“雷鸣老弟，你怎么想？”

说实话，我还真是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既然上司点了名，总得说几句：“乱捕无辜是不对的，可那个焦林到底是不是无辜还很难说呢，咱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盛昊问我：“你的意思是和青龙镇派出所公开合作？”

“我不是不信任当地的派出所，”我先发表声明，然后才道出想法，“公开行动效果不一定好，我的意思是，情况不明，先进行暗查，要不要公开去求助当地派出所，摸摸情况再说。”

“走着瞧，好，这样灵活。”白玉表示赞成。

“雷鸣说得有理，盗车案得破，警风也得查，”队长确定了方针，“青龙镇派出所要是没犯错儿，咱就得坚决依靠，所以，最好先来个微服私访，然后再见机行事。”

“啊呀，怎么这样复杂？”庞龙为难地摇着头，“顾左又得顾右，在夹缝中行动，难，实在太难。”

“我看，还是麻烦雷鸣老弟走一趟吧，”盛昊抢先推荐着我，“咱这一帮人里数他精明，左右逢源，随机应变，准成。”

“谁不知道？上公安大学的时候，雷鸣还是校话剧团的一流演员呢，”麦鸥小姐也帮着腔，“干这样的差事，得能真能假，没有点儿逢场作戏的功夫怎么成？”

“众望所归嘛，”队长冲我下了指令，“雷鸣老弟，你也就别推辞啦。”

私访青龙镇的蹩脚差事就这样摊在了我的头上。

白玉马上为我调来了青龙镇的材料。

“青龙镇”这名称是老辈儿传下来的，叫“镇”，其实只不过是个大村儿。近几年来，由于村北面的姑爷岭上盛产优质花岗石，借着日益升温的“建材热”，青龙镇大得其势、大发其财，来了个“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村里村外，马路交织，厂房林立，小楼成群，转眼之间便形成个半城市化的“镇”，绝对名副其实。

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会促使行政设施的添置、升格，原来那儿只是隶属于乡派出所的一个“管片儿”，一个多月前正式建立了独立的“镇派出所”。所长是先前乡派出所的副所长，下属的几个成员都是由附近乡镇招聘来的高中毕业生，因为急需，只经过短期的公安业务培训，便匆匆上了岗。

进了青龙镇，我直奔镇中心的兴隆大街，去打听那起“乱捕”的事件。

兴隆大街是全镇的主干街道，东段是商业区，聚集着商场、货栈和成群的摊档；西段是娱乐、餐饮区，饭店、餐馆、酒吧、咖啡屋、歌厅、舞厅、台球厅、电影院、按摩室……现代设施一应俱全；整个大街从东到西一派繁华景象，便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道路两边排满了大大小小的汽车。

摊档的摊主们整天坐在街面上，那桩“乱捕”事件能漏过他们的眼睛吗？没费多少周折，我便打听到了想知道的情况，“乱捕”事件发生在“哈迪”皮衣专卖店门前，发生的过程和告状人所说的完全一样，被捕的是个小伙子，他正趴在一辆“丰田”车的前窗上往里看的时候，被两个“便衣”抓走了。

“听说他是想偷车？”我问。

“喔，这我可说不好，”一个卖糖炒栗子的告诉我，“警察是这么说，可他本人不承认。”

我摆出一副愤愤不平模样：“难道趴到车窗上看看也犯法？”

“硬是那么说，你有什么办法？”旁边一个卖花生米的摊主似乎比他胆大得多，走过来插着嘴，“我们这儿的警察，都是高中刚毕业的毛孩子，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谁能说清是怎么回事？”

卖栗子的对我说：“哥们儿，你要是同情那孩子，就找他问问去，说两句公道话。”

卖花生的异常热情，说，“他叫焦林，想找他一点儿也不难，就在西边的美味面馆干活儿。”

“找他干吗？干得罪警察的事？我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我不能露出行动的真实意图，假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有工夫，我还找地方去挣几个零钱儿花呢。”

明明知道美味面馆在大街西头，为瞒住他俩的眼睛，告别之后我故意朝东走去，转了好大一个圈儿才重又回到兴隆大街上来。

4

美味面馆门面一般，并不显眼，只有门外那块白底黑字的“价目牌”最为醒目。

我站在它前面浏览着，真是大开了眼界，虽说这里只经营面条，作料可真是五花八门：打卤面、小肉面、大肉面、牛肉面、鸡丝面、三鸡面、排骨面、虾腰面、狗肉面、鹅肠面、蛤

蚬面、海鲜面、鳝酥面、鸭舌面、白鱼面、松茸面、二冬面、鱿鱼面、元鱼面、百叶面、面筋面、冬菇面……

我得假装成顾客，进去吃上一顿。选哪样？依我的穷困相，只能吃便宜的，我按顺序寻找一遍，价钱最低的是江南有名的“阳春面”。

我缩脖耸肩，摆出一副寒酸相，踏进了美味面馆的门。环视整个店堂，只有零散的几位吃客。店堂里服务员倒是不少，几乎都是女的，只有一个小伙子，莫非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假装寻找座位，故意从他前面走过，斜眼瞟了一下别在他胸前的工作卡，那名字果然是“焦林”。最后，我蹙进角落，坐在一张小桌子旁。

我所期望的焦林没过来，是位面皮粗黑的胖小姐慢腾腾地朝我扭来。她把菜单举到我面前，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问：“你想吃什么？”

我把菜单推到一旁，吃力地从牙缝中挤出三个字：“阳春面。”

“哼！”她轻蔑地瞪了我一眼，转过身，扬起脖子，冲厨房方向拉着长声嘶喊，“阳春面一碗——”。

片刻之后，粗黑小姐送来了我要的面条。

我几乎是在一根一根地挑着吃，为能得到思考计策的充分时间。我必须得尽快结识那个焦林。要想结识个人，方式多得很，大略区分一下，不外乎“正”、“反”两种：伪装成情投意合的样子去正面接触，是最常用的方式；不过，为人们所忽视的“不打不成交”的反面方式也未必不能用。想引焦林过来，并不难办到，只要制造个事端或是出个难题，让服务小姐陷于难堪的处境，男士必然会来出面帮助，这是普遍规律。

面条已经全部下肚，我把空碗往旁边一推，故意坐在那儿

慢条斯理地剔着牙，丝毫没有退席的意思。

“你吃好啦？”粗黑小姐过来关照我，其实，她已经站在远地里监视了好久，“结账吧？”

“可……可以，”我打着饱嗝，伸手去摸衣兜，搜索一遍，终于从裤子的后兜里摸出几张钞票，摆在桌上一数，总共才6角2分钱。

“就这点儿？”粗黑小姐横起眉毛，“一碗面3块，难道你没看见？”

“对不起，小姐，今儿我没……没带……钱。”我又连续打了两个饱嗝。

她气得不成，脸和脖子立时涨得通红。果然如我所料，她用河南话骂了一声什么，反身直奔那个焦林去求援。

5

焦林满脸殷勤地随粗黑小姐来到我的桌前。

粗黑小姐引荐着：“这位是我们的领班，有什么话，你冲他说吧。”

“先生，”焦林语气温和地问我，“你有什么难处？”

“钱不够，”我翻了一下眼皮，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是这么点儿难处。”

“吃饭得给钱，你懂不？”粗黑小姐对我这副自命不凡的傲气相很不满，斥责着，“耍赖，不给钱，还挺蛮横，难道这面馆是你们家开的？”

我更加强硬，争辩着：“别把人看扁了，你以为我是专靠讨饭过活的花子？请放心，一分钱也不会少你们的，只是现在不成……”

“好说，好说，”焦林转身对粗黑小姐说，“你去忙吧，这位先生由我来接待。”

说完，他坐在了我对面椅子上。

“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焦……”

“唉，不用介绍，”为显出近乎，我打断了他，抢着话茬儿说，“焦林，对吧？”

他惊奇地圆睁着两眼：“你认识我？”

“这条街上，谁不认识你？”

“我可没那么闻名。”

“警察乱逮人的事，全镇的人都在传呢。”

“哦，不提这，不提这。”他把话题又拉回到饭钱上来，“穷家互助，这是句老话，非常在理，老兄，难道你连隔夜的钱都没有？”

我说着双关的话：“实不相瞒，我的钱，想要多少就能来多少。”

“挣大钱的？”他非常感兴趣，问我，“是吃哪一路的？”

我懂，“吃哪一路”是黑道上的黑话，莫非他真的不是好“鸟儿”？我决定投其所好，试探试探。

“让我怎么说？”我很坦率，“往明处说，还是说暗处的？”

“往明处说。”

我从腰里掏出驾驶证，往他面前一拍：“本子，咱有，还是‘大客’的呢，不跟你吹牛，眼前街上跑的车，咱差不多都玩儿过。”

“暗的呢？”

我伸出食指和中指，做了个夹剪动作，说了句黑话：“干‘钳工’。”

焦林倒吸一口长气，用黑话问：“‘岗’在哪儿？”

“商场、街摊、电影院、农贸市场、公共汽车，包括你这面馆，处处都有我可干的活儿……”

“别……别往下说了，”焦林打断了我，使劲儿摆着手，“佩服，你的能耐我佩服。不过，你这样的朋友我可实在不敢交。”

我听得出来，他这不是真话。

“吃你的面，付给你钱，这是天理，暂时赊咱半个小时，”我越发来劲儿，抬手一指路对面的美华商厦，“老弟，你甭担心，别着急，耐心等着，只要到那里面逛一趟，出来我付给你双倍的面钱。”

“不，老兄，这样来的钱，我们可不敢收，用警察的话说，那叫‘赃款’呀，”焦林站起来，大方地应允着，“这样吧，你饿了就来这儿吃，等哪天你找到正经工作，挣了钱再还，好不好？”

“一言为定？”

他手一按胸口：“君子言而有信。”

我本想靠“不打不成交”的方式来结识他，没想到他竟没计较我，让我白“蹭”了一顿阳春面。

6

为深交焦林，第二天中午，我又踏进美味面馆，这次，我要假充个腰缠万贯的大款，让焦林见识见识。

进了面馆的门，我直接往里走，一句话也没说，把两张百元大钞拍在柜台上，而后转身走进那间装饰讲究的豪华雅座。

看来，那粗黑小姐是没有资格照顾雅座客人的，我刚坐下，便有一位娇滴滴的小姐迈着莲花碎步走了进来。